

卷九

書名 司馬文正公集略三十一卷詩集七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撰者 宋 司馬光 撰
 卷 卷九
 內容分類 集 別集 北宋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別集類 16
 編號 D7231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231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別集類 1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司馬文正公集略三十一卷詩集七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論張方平狀

嘉祐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上

右臣竊聞近者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張方平承信邊
 人西夏點兵侵犯邊境惶擾失度閉門棄城移牒鄰
 路自救永興以西軍馬皆被抽發使近邊之民轉相
 驚動乃飛奏上聞致朝廷憂疑已而接省皆無
 隴騷然乃飛奏上聞致朝廷憂疑已而接省皆無
 平身為元帥繫一方安危舉措施為衆所瞻倚今
 臣竊恐戎狄聞之得以閱將帥之淺深益有輕
 非所以壯皇威鎮殊俗也伏望朝廷治方平之

馬文正公集略卷之五



飲中郎將衛綰獨稱疾不往及即位寵待綰過於佗臣周
太祖時世宗鎮澶州張美為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
有求假美悉力應奉及即位衆皆稱美材敏而世宗終薄
其為人廣淵若當仁宗之世私以文章獻於陛下為忠謹
者肯如是乎陛下今日當治其罪而又賞之將何示天下
乎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九

章奏

辭龍圖閣直學士狀

治平二年十月六日上

右臣准閣門告報已降勅命除臣依前尚書吏部郎中充
龍圖閣直學士散官差遣並依舊者臣塵忝諫職於今累
年曾無絲毫裨益聖德自非盛度含容豈免誅責每自循
省心不遑安竊亦屢曾奏陳乞補外任天聽未允黽勉至
今不敢頗有所請以取煩瀆之罪豈意大恩復加褒進慙
懼失措若墜冰炭臣雖庸愚何敢膺受伏望聖慈矜憫曲
從所欲許臣只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統晉絳一州使竭
其駑蹇之分以勵人臣之節也所有王廣淵新授直集賢

院勅伏乞追還取進止

乞罷陝西義勇劄子

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戶三十之內刺一丁充義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大為非便臣竊意識者必以為爾此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民兵以備緩急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定慶曆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之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為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差於沿邊戍守當是之時間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鬪官中既費衣食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盪盡陝西之民比屋凋殘至今二十餘年終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詔策之失亦足以為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利為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為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捍禦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恠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於料調比於景祐以前民力減耗三分之二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驚擾人人愁苦一如康定慶曆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弊也况即日陝西王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為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之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大幸取進上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六劄子

臣昨日上殿爲言乞罷刺陝西義勇陛下宣諭臣以爲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勝鬱悒終夕不寐深痛陛下此言之失臣案周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祇大也蓋言人誰無過雖聖賢亦不能元然聖賢皆能不遠而復故雖有小悔不至於大而終保元吉也其上六曰迷復凶有災青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蓋言失之已遠迷而復無事不凶而人君尤甚故孔子贊之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自古明聖之君聞一善言而立爲之變更號令者多矣不可悉數惟近歲大臣自知思慮

不熟號令已失無以抑奪臺諫之言則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此乃遂非拒諫之辭陛下新臨大政當求善無厭從諫如流之時而亦有此言天下將何望焉且唐室以前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中書門下省屬官日與中書令侍中侍於天子之側議論大政苟事有闕失皆得隨事規正今國家凡有大政惟兩府大臣數人相與議論深嚴秘密外廷之臣無一八知者及詔勅已下然後臺諫之官始得與知或事有未當須至論列又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則是國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復也如此豈惟愚臣一人無用於時諫諍之官皆可廢也以臣所見但當論其事之得失言之是非不當云命令已行不可改也今陝西一路之民小

司馬公集卷之九
大遑遑正如在湯火之中若忽得朝廷指揮云所有義勇
且住揀刺其已刺手背者並給與公憑放令遂便是得出
湯火之中死而復生也其誰不歡呼鼓舞感戴聖恩豈有
一人云命令已行不當復改邪陛下萬民之父母萬民陛
下之赤子豈有父母誤墜其子於井而曰吾已誤矣遂忍
不救邪昔舜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仲虺稱湯之
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臣願陛下勿以先入之言為主
虛心平意以察臣前後五次所言果然爲是爲非若其是
歟即乞早降指揮罷刺陝西義勇若其非歟即乞如臣前
來所奏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之所有命令已行之言
伏望陛下自今永以爲戒不可使天下聞之塞絕善言之

路也取進止

乞降黜第一狀治平元年十二月五日凡五狀

右臣近日累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朝廷以言無可
采寢而不行臣性識庸昧不達大體妄以狂瞽煩瀆聖明
章奏相繼至於五六終不能少以愚誠感動天聽尸祿曠
官孰甚於此臣實無顏尚居諫列伏望聖慈察其無堪早
賜降黜

言招軍劄子治平二年二月五日

臣近聞朝廷於在京及諸路廣招禁軍其災傷之處又招
飢民以充廂軍臣愚以爲國家從來患在兵不精不患不
多天兵少而精則衣糧易供公私充足壹人可以當十遇

敵必能取勝兵多而不精則衣糧難贍公私困匱十人不
足當一遇敵必致敗北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不為難知
也是以太祖皇帝之時天下兵數不及當今十分之一而
猶日加選練簡去羸老專取精銳故能征伐四克混壹區
夏自景德以來中國既以金帛綏懷戎狄不事征討至今
六十餘年是宜官有餘積民有餘財而府庫殫竭倉廩空
虛水旱小愆流殍滿野其故何哉豈非邊鄙雖安而冗兵
益多之所致乎此乃天下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慶
曆中趙元昊叛西邊用兵朝廷廣加召募應諸州都監監
押募及千人者皆特遷一官以此之故天下冗兵愈衆國
力愈貧近歲又累次大揀廂軍以補禁軍之數即日係籍

之兵已為少矣何苦更復直招禁軍及招飢民以充廂軍
臣不知建議之臣曾與不曾計較今日府庫之積以養今
日舊有之兵果為有餘為不足乎此蓋邊鄙之臣庸愚怯
懦無他材略但求添兵在朝之臣又恐所給之兵不副所
求他日邊事或有敗闕歸咎於己是以不顧國家之匱乏
只知召募取其虛數不論疲軟無所他用此群臣容身保
位苟且目前之術非為朝廷深謀遠慮經久之畫也諺曰
多求不如省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以十口之家衣食
僅足一旦頓增五口必不能瞻若不顧困中之粟筭中之
帛所餘幾何而惟冗口是貪能無窮匱乎國家之勢何以
異此群臣既不能為陛下忠謀陛下又不自以為憂則誰

當憂之臣恐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不知國家長此沈瘵何時當瘳乎臣又聞即日災傷之處軍無見糧煮薄粥以飼飢民猶不能給況刺以為兵將以何物養之終身乎且畎畝農民止因一時饑饉故流移就食若將來豐稔則各思復業今既刺以為兵是使之終身失業也於官於民皆為非便謀策之失孰甚於此臣望陛下斷自聖志速擢揮應在京及諸路並且罷招禁軍但選擇將帥使之訓練舊有之兵以備禦四夷不患不足其災傷之處州縣不得妄招飢民以充軍但據所有斛斗救接農民俟向去稍豐使及復舊業則天下幸甚臣自陛下踐祚以來不自知其狂愚朝廷政

言錢糧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四月十九日上

公有未便差除有未當屢獻鼓言浼瀆天聰陛下未嘗為之變一政令改一差除如臣者亦可以不言矣然猶區區獻言不已誠恥居位而不言不取多言而見厭也取進止

臣近蒙恩給假至陝州焚黃竊見緣路諸州倉庫錢糧例皆闕絕其官吏軍人料錢月糧並須逐旋收拾方能支給竊料其餘諸州臣不到處亦多如此臣聞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窘竭如此而朝廷曾不以為憂若不幸有水旱蝗蝻方數千里如明道康定之時加之邊鄙有急興兵動衆不知朝廷何以待之臣伏見陳許潁亳等州止因去秋一次水災遂致骨肉相食積尸滿野此非今日官吏

之罪乃鄉時官吏之罪也何則鄉時豐稔之歲其人但務
偷安不為遠慮粟麥至賤不能儲蓄及至凶荒之際官私
俱竭上下狼狽何由相救雖使桑羊劉晏復生亦無如之何
也今春幸而得雨麥田有望朝廷已置饑饉之事於度外
不復以儲蓄為意矣萬一天下州縣復有災傷則何以異
於陳許賴亳之民也若饑饉相繼盜賊必興此豈可不早
為之深慮乎臣愚伏望陛下於天下錢穀常留聖心特降
詔書明諭中外應文武臣僚有熟知天下錢穀利害能使
倉庫充實又不殘民害物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
人官職之疎賤文辭之鄙惡一一略加省覽擇其理道稍
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方今食貨俱乏公私皆困何
故而然如何譬畫可使上下豐足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
遣而有可取者即為施行仍記錄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
選其材幹出群者以為轉運使副判官三司使副判官仍
至年終令三司撮計在京府界及十八路錢帛糧草見在
都數聞奏以比較去年終見在都數若增羨稍多即令勸
會如別無姦巧欺慢及非理賦歛而致增羨其當職之人
宜量行褒賞累經褒賞者即別加進用若減耗稍多即令
記罪如別無大故災傷及添屯軍馬而致減耗其當職之
人宜量行責罰累經責罰者即從黜廢誠能如此行之不懈數年之
後可使天下倉皆有餘粟庫皆有餘財雖水旱蝗蝻之災
及邊鄙有急皆不足憂也

言西邊上殿劄子治平二年上

臣竊見近年以來趙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
奸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熟
戶蕃部聞其亡命叛去及潛與交通者已為不少而朝廷
不能一一盡知也其熟戶蕃部有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
兵馬公行殺掠弓箭手有住在緣邊者諒祚皆迫逐使入
內地將帥之臣但坐而視之不能救援遂使其餘熟戶皆
畏憚光威怒憤中國人人各有離叛及朝廷遣使齎詔責
問則諒祚拒而不納縱有所答皆侮慢欺謾之辭朝廷亦
隱刃含容不復致詰諒祚又數揚虛聲以驚動邊鄙而將
帥之臣率多懦怯別無才謀以折衝禦侮只知多聚兵馬

以自衛其身一路有警則三路皆從其盡抽腹內州軍下番

兵士置在麾下使之虛食糧數月之後寂無影響然後遣

還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抽去如此往還疲於道路訖

無一事曾有施為臣雖駑鈍不習邊事竊以私意謝作

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金帛二

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興販貿易三則使朝廷不為之備

也其所以招誘不逞之人者欲以采訪中國虛實之事平

居則用為謀主入寇則用為鄉導也其所以誘脅熟戶迫

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為東方客種皆畏懼其勢所

恃入寇之時可以通行無礙也其所以數揚虛聲警動邊

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儲蓄公私貧困既而

邊吏習以為常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凡此諸事若不早為之慮使姦謀得成竊恐其為國家之患未可量也臣謂朝廷宜宵衣旰食以為深憂而但見其遣使奉貢即以為臣節未虧得其侮玩之語以為恭順得其欺謾之語以為誠實蓋朝廷非不知其本心且欲幸其未發止求目前之暫安不顧異時之深患臣日夜思之不勝憤悒何我狄為謀之深而中國慮事之淺也臣愚伏望陛下於邊鄙之事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一應文武臣僚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陣知軍中利害及戎狄情偽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踈賤及文辭之鄙惡一一略加省覽擇其理道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即自治兵禦戎之策何得何失如何處置即得其宜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遣而已有可取者即為施行仍記錄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選其中勇略殊眾者擢為將帥若能稱職有功則勸之以爵賞昏懦敗事則威之以刑誅加以選練士卒留精去冗申明階級之法抑揚驕惰之氣誠能如此行之不懈數年之後俟將帥得人士卒用命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為雖北取幽薊西收銀夏恢復漢唐之疆土亦不足為難况但守今日之封略制戎狄之侵侮豈不沛然有餘裕哉取進止

為宰相韓琦等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狀

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

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卽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旣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恩御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庶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土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

言孫長卿劄子

治平二年五月十二日上

臣伏聞前環慶路經略使孫長卿加集賢院學士充河東路都轉運使長卿前在環慶不曉邊事舉措煩苛致熟戶蕃部叛亡幾盡道路之人無不知之臣謂朝廷宜嚴加譴誦以儆群帥不意今日更褒以寵名授以重任外廷聞之無不駭笑如此何以使群臣舉職邊鄙獲安伏望聖慈速改前命數其無狀於遠小處責降庶今後封疆之臣稍有所畏取進止

言北邊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上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御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討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

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為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省寤猶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為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虜三五人為勇敢朝廷稱其材能驟加擢用既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屠剪熟言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竊惟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為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册為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遺二虜豈樂此而為之哉誠以屈已之愧小愛民之

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既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小忿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臣竊為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翦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為不材別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祐為戒而以趙滋為法妄殺虜民則戰鬪之端往來無窮矣况今民力彫弊倉庫虛竭將帥之人不練其國既有潰怨屢求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漁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刃相

如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
與之辯論曲直亦無傷也若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
修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
羸廬於幕北復漢唐之士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
哉取進止

乞節用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八月
四日上

臣竊見國家公私窮窘固非一日今茲復遇大災畿內秋
田蕩無孑遺倉庫儲蓄率多敗壞府庫錢帛散用將盡臣
恐今冬饑饉甚於去年軍民嗷嗷無以賑救經費不足重
以郊禮此乃國用危急之時不可不早以為憂今取之於
內帑則內帑已虛收之於外方則外方已盡歛之於下民

則下民已竭不知朝廷將何以爲計臣愚以爲若非陛下
側身克己痛自節約則無以應答天意感慰民心使昏墊
者忘其悲愁餒死者無所怨嗟也臣聞節用之道必自近
始伏望上自乘輿服御之物下至穎王公主婚嫁之具悉
加裁損務從儉薄勿信主者以舊例爲言出六宮冗食之
人使之從便罷後范文思院所造淫巧服玩止諸處不急
之役然後命有司考求在外凡百浮費之事皆一切除去
群臣非有顯然功效益國利民者勿復濫加賞賜將來南
郊自非犧牲玉帛供神之物其餘青城儀仗之內止於奉
車駕備外飾者亦令有司與禮官同共參詳減省臣聞國
有凶荒則殺禮事天者貴於內誠而賤外物是故器用陶

匏席用稟結况於青城儀仗之類何爲不可減乎凡此數者唯在聖意斷而行之固不可與庸俗之人執文泥例者謀之也取進止

乞令朝臣轉對劄子

臣竊見祖宗之時累曾令朝臣轉對或遇災異更廣求直言真宗咸平景德之間詢訪尤切其詔書云涉詆訐者固可優容之詞藻者許其直致是時群臣上書言事者日不下百餘封每戒敕閣門令疾速進入詔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令詳定以聞所以然者不惟考時政之得失亦以觀群臣之能否也是故太宗時得寇準真宗時得張知白皆因上書言事驟加擢用後爲宰相俱著名迹景德元年

六月內出朝士邊肅等二十四人姓名令於崇政殿引對在外者驛召赴闕其後稍稍進用多爲名臣此皆近事易法者陛下踐祚未久群臣能否恐未徧知欲乞依祖宗舊制每遇內殿起居日常令朝臣兩人轉對其餘在京及外處臣僚有欲上書言事者所在官司皆不得壅滯彼必欣然承命各竭所懷然後陛下親加省覽必有所得若上書者稍多陛下不能一一徧觀即乞擇近臣識慮明達用心公正者二人先次看詳但求理道切當不取文辭華美分爲數等各以貼黃節出事宜置之於前然後奏御陛下更以聖意擇其善者特令引對面加詢訪若實有可采其言之事即爲施行仍於禁中籍記姓名每遇有重難公事

試委之幹辦後果有功效乃加進用如此則天下之才盡在目前可以器使雖堯舜之世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亦不是過也不然若但循故事止作虛名所上之書未必省覽雖復省覽亦無施設則無益於事不如不爲也取進止

言濮王典禮劄子

治平二年八月十七日

臣聞聖人舉事與衆同欲故能下協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國有大疑則決之於衆自上世而然矣臣伏見鄒者詔群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爲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所以然者蓋欲奉濮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爲皇考巧飾說

說誤感聖聰不顧先王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

疏屬皆已受封贈而崇奉濮王之禮至今猶未施行此衆人所以怫鬱而未爲稱愜者也或者恐陛下未能決知二議是非臣請更爲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禮本文五服年月勅皆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臣按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考以其與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

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大過况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若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為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理不侔矣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為皇子則不知謂濮王為父為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為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今舉朝之臣自非挾姦佞之心欲附會政府誤惑陛下者皆知濮王稱皇考為不可則眾志所欲亦可知矣陛下何不試察群臣之情群臣誰不知濮王於陛下為天性至親若希旨

不顧禮義過有尊宗豈不欲身有利而無患乎所以區區執此議者但不欲陛下失四海之心受萬世之譏耳以此觀之群臣之忠佞邪正甚易見矣臣願陛下上稽古與下順眾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王珪等所議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取進止

辭龍圖閣直學士第三狀尋得旨免錄

右臣近兩次進狀乞以舊職知河中府或棄就晉絳一州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便令受告勅者臣承乏諫職首尾五年自國朝以來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義臣資性愚戇惟知報國竭盡朴忠與人立敵前後甚眾四海之內觸處相逢常恐異日身及子孫無容足之地以此朝夕

冀望辭去如處沸鼎之中思寒泉之救但以職當言路不敢無故求出盤桓強留以至今日不意朝廷更加獎擢授以美職仍居舊任既荷寵祿則卒無得去之期禍敗罪誅必不可免是以人用為喜臣獨為憂人用為榮臣獨為懼四顧徊徨無所伏竄進退失圖誠可矜哀儻不訴於君父使之何所依投伏望聖慈憫其久在諫職使得息肩於外依臣前奏只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陽晉絳一州所有新除龍圖閣直學士勅告更不敢祇受

乞經筵訪問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十月上

臣以驚愕得侍勸講竊見陛下天性好學孜孜不倦然於經席之中未嘗發言有所詢問臣愚意陛下欲護群臣之

短恐於應對之際倉卒失據不能開陳稠人之中受其忤忤此誠聖心仁恕之極群臣捐軀無以報塞然臣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論語曰疑思問中庸曰有弗問問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辨無由發明今陛下若皆默而試之不加詢訪雖為臣等踈淺之幸竊恐無以宣暢經旨裨助聖性伏望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詳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日別具劄子敷奏庶幾可以輔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取進止

乞令選人試經義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上

臣竊見國家舊制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並令審官院

流內銓試省格詩或賦或論一首或五經墨義十道各從其便其賦論墨義徒有其名無人願試人率皆乞試詩其間甚有假手於人真偽難辨就使自能作詩辭采高妙施於治民亦無所用不可以此便為殿最臣欲乞今後應資陰出身人初授差遣者並委審官院流內銓試孝經論語大義共三道仍令主判臣僚更將所對義面加詢問使之口說若義理精通者特為一等并所試大義卷子保明聞奏京官與減一任監當選人並與家便差遣合入家便者與先次其義理稍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修學候一周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出官若年四十以上者即聽依舊制口寫家狀請律如此則公卿大夫子弟皆嚮學知道

亦近於先王教胥子之術也取進止

論追尊僕安懿王為安懿皇劄子

治平三年正月二十三日

臣聞諸道路未知信否或言朝廷欲追尊濮安懿王為安懿皇審或如此竊恐不可陛下既為仁宗後於禮不得復顛私親臣先時言之已熟不敢復煩聖聽今臣不知陛下之意固欲追尊濮王者欲以為榮邪以為利邪以為有益於濮王邪前世帝王以旁支入繼追尊其父為皇者自漢哀帝為始其後安帝相帝靈帝亦為之哀帝追尊其父定陶恭王為恭皇今若追尊濮安懿王為安懿皇是正用哀帝之法也陛下有堯舜禹湯不以為法而法漢之昏主安足以為榮乎仁宗恩澤在人淪於骨髓海內之心所以歸

附陛下者為親受仁宗之命為之子也今陛下既得天下
乃加尊號於濮王海內聞之孰不解體又安足以為利乎
夫生育之恩昊天罔極誰能忘之陛下不忘濮王之恩在
陛下之中心不在此外飾虛名也孝子愛親則祭之以禮
今以非禮之虛名加於濮王而祭之其於濮王果有何益
乎二者無一可而陛下行之臣竊惑之此蓋政府一二臣
自以鄙者建議之失已負天下之重責苟欲文過遂非不
顧於陛下之德有所虧損陛下從而聽之臣竊以為過矣
臣又聞政府之謀欲託以皇太后手書及不稱考而稱親
雖復巧飾百端要之為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
之禮夫四海之心政府之臣祇能自欺安能欺皇天上帝

與天下之人乎臣願陛下急罷此議勿使流聞達於四方
則天下幸甚臣今雖不為諫官然鄉日已曾奏聞身備近
臣遇國家有大得失不敢不言取進止

留呂誨等劄子

治平二年三月八日上

臣聞人主患在不聞其過人臣患在不能盡忠是故忠直
敢言之臣國家之至寶也夫以人主之尊下臨群臣和顏
色以求諫重爵賞以勸之群臣猶畏懦而不敢進又况憚
之以威懲之以刑則嘉言何從而至哉竊聞侍御史知雜
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因言濮王
典禮事盡被責降中外聞之無不駭愕臣觀此三人忠亮
剛正憂公忘家求諸群臣罕見其比今一旦以言事大切

盡從竄逐臣竊為朝廷惜之臣聞人君所以安榮者莫大於得人心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遠舉朝公議尊崇濮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為仁宗後志意不專悵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群輩逐之臣恐累於聖德所損不細間里之間腹非竊歎者多矣况純仁大防皆陛下簡拔於衆人之中任以為耳目之臣蓋取其忠直非取其阿諛也純仁大防亦欲竭誠盡節以報陛下之知故敢附政府徂然正論人更以此獲罪則陛下於群臣之中尚誰親哉若使中直日退阿諛日進則陛下何以復知臣下之善惡政事之得失如此殆非國家之福也伏望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則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聖明雖禹之樂

聞善言湯之改過不吝不是過矣不則且為之別改近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取進止

留傅堯俞等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八日上

臣近曾上殿蒙聖恩宣諭以濮王稱親事云此親字官家亦本不欲稱假使只稱濮王與仙遊縣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本無過厚於私親之意直為政府所誤以致外議紛紛必謂旦夕下詔罷去親名其已出基官當別有除改見在基官亦優加撫諭使之就職昨日忽聞侍御史知雜事傅堯俞知和州侍御史趙鼎通判淄州趙瞻通判汾州中外之人無不驚愕此蓋政府欲閉塞來者使皆不敢言然後得專秉大權逞其胸臆臣竊惟陛下春秋方壯

聖德欽明而今日獨取拒諫之名受孤恩之謗違天下之望失人主之權止於遂政府數人狠心而已不知於陛下有何所利而為之臣不勝區區深為陛下痛惜伏望陛下勿復詢於政府特發宸斷召還堯俞等下詔更不稱親如此則可以立使天下憤懣之氣化為驩欣誹謗之語更為謳歌矣取進止

乞與傅堯俞等同責降上殿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十一日

臣昨任諫官日與其餘臺官等同共論列濮王典禮不宜稱尊號及皇考事前後非一臣等蒙恩改龍圖閣直學士臣屢曾辭免乞以舊職知河中府等一處朝廷不許止免諫職今同知諫院傅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

純仁趙鼎趙瞻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並已責降若所言

濮王事合於典禮則堯俞等不當竄逐若所言非是則臣不宜獨免况同時臺諫官竄逐已盡臣實無顏尚居故位同罪異罰有累公朝伏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取進止

乞責降第四劄子

次日中使劉溫直宣赴通燕閣上而論令供職

臣自今月十一日以來已曾三次奏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未蒙開允今又准中書劄子以侍講錢象先奏乞催臣依舊赴經筵供職奉聖旨令疾速朝參供職者臣仰荷大恩所宜奔走奉承詔旨然臣退循義理有所未安是以不敢苟貪榮祿須至重有敷陳臣與傅堯俞等七人同為臺諫官共論濮王典禮凡堯俞等所坐臣大約皆曾犯之

今堯俞等六人已蒙聖恩盡得外補獨臣一人尚留闕下
使天下之人皆謂臣始則習率衆人共為正論終則顧惜
祿位苟免刑章臣雖至愚粗惜名節受此指目何以為人
非徒如是而已又使譏謗上流謂國家行法有所偏頗臣
是用書則忘餐夕則忘寢入則愧朝廷之士出則斬道路
之人藐然一身措之無地雖知違犯天威負罪愈重豈敢
更復朝參供職伏望聖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賜責降
取進止

請不受尊號劄子

治平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上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子育黎元嚴恭鬼神畏懼災異故能
安濟國家饗有多福自生民以來不易之道也天雖至高

視聽甚邇朝夕不離王者左右順吉逆凶應若影響此乃

詩書所載聖人所言豈可謂之漠然無知而簡忽不顧哉

臣伏見陛下踐祚已來太陽侵色中有黑子大風晝晦冬

温無冰連年大水漂沒廬田以至今歲災異尤甚彗星彰

見光炎隆熾朝東暮西連月乃滅飛蝗害稼日有食之加

之陝西河東夏秋之雨未旣不收麥仍未種婦子恓惶流

離滿路西戎內侮邊鄙未安當此之際群臣宜勸導陛下

以祗畏天命勤恤民隱克已謙約博求至言以消復變咎

延致善祥而朝廷晏然曾不為意或以為自有常數非關

人事或以景星嘉瑞更當有福今者又有佞臣建議請上

尊號其為欺蔽上天罔誣海內孰甚於此是使上帝鬼

神佛鬱不懌自拜表以來陛下嬰此疾疢久而未愈此皆
群臣諂諛之罪陛下豈得不省寤而深思哉臣不勝區區
忘生觸死伏望陛下自以聖意止群臣所上表章却尊號
而勿受更下詔書深自咎責咨謀四方廣開言路求所以
事天養民轉災為福之道俟聖體康復政化流通天時豐
穰人心悅豫然後推崇徽稱何晚之有如此庶幾上帝收
還威怒福祿人來聖躬和平勿樂有喜群生百姓莫不幸
甚况陛下鄉者郊禮之前辭尊號不受天下稱誦盛德至
今未已然則是棄虛名而得實名捨虛美而取實美也於
陛下何損焉臣荷國大恩承乏侍從誠見近日群臣皆以
言為諱入則拜手稽首請加鴻名出則錯立族談腹非竊
笑終無一人為陛下正言其不可者臣竊痛之是敢妄言
狂瞽惟聖明采察取進止

議祧遷狀 治平四年閏三月上

右臣准學士院告報以大行皇帝神主祔廟僖祖神主當
遷夾室准朝旨令待制以上同議者臣先於嘉祐八年仁
宗祔廟之時已曾與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上言僖祖當
遷夾室當時議臣皆不以為然朝廷遂從衆議臣謹按王
制稱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明太祖之外
止有三昭三穆而已是以前代帝王於太祖未正東嚮之
時大率所祀不過六世若僖祖於今日方議祧遷則是太
祖之外更有四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八不合先王典禮

難以施於後世臣愚以爲仁宗祔廟之時僖祖已當遷於夾室今大行皇帝祔廟順祖亦當遷於夾室臣既承認旨令得與議不敢不盡所以對伏乞朝廷更賜詳擇今錄嘉祐八年奏議一本謹具狀繳連奏聞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九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十
章奏

辭翰林學士第一狀治平四年閏三月二十九日上

右臣竊聞已降勅告在閣門除臣翰林學士者臣聞人臣之義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自從仕以來佩服斯言不敢失墜頃事仁宗皇帝蒙恩除知制誥臣以平生拙於文辭不敢濫居其職瀝懇固辭仁宗皇帝察其至誠遂賜開許今翰林學士比於知制誥職任尤重固非愚臣所能堪稱聞命震駭無地自處况臣於先皇帝時以父宦京師私門多故累曾進狀乞知河中府或襄陽晉絳一州後值國有大故及所修君臣事跡並未經奏御以此未敢更上文字